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十五回 訪義士有心傳道 試俠陽無意憐香

話說聶隱娘在露筋祠內尋見一個女子，死在血泊之中，管他是不是薛飛霞，且救了回去再處。因解身上鸞帶，把他拴縛好了，背在背上，正要借著劍遁起身。忽廟門外有人叫喊，因急收住劍光，立定了腳向外一看，只見不是別人，乃是紅線，心中不勝歡喜。忙道：「我認是誰，原來是紅線道姑，幾時到的，來此怎事？」紅線初時在廟門外，見隱娘面朝著內，身向著外，背間背上一個紅衣女子，看不出究是何人。後見身子一斜，劍光飛動，分明是個同道中人，故此喊了一聲。今聞隱娘答話，也覺喜出望外，慌忙移步進廟，打了一個同訊。隱娘還禮不迭，又問：「道姑何事到此？」紅線把手向隱娘背上一指，道：「聶道姑救的不是妓女薛飛霞麼？愚妹也因此案特訪一個姓文的義士而來。」遂把自己下山起，怎伴收白素雲，怎樣與黃衫客相遇，怎樣黃衫客收雷一鳴為徒，怎樣殺死秦應龍，怎樣甄知縣冤陷飛霞，怎樣白素雲探監的話，約略述了一遍。又道：「愚妹因這姓文的作事為人頗有幾分義俠正氣，惟恐錯過人才，所以連夜下山，隱人縣衙，意欲訪他個著實下落，留著日後眾道姑、道長在臨安聚晤之時，倘然那一位道長或是那一位道姑一時難覓傳人，也好傳他大道。誰知這人少年浮躁，竟又作出劫獄的事來。這種犯法違條之案，既然不恤人言，那姓文的尚何足取，可惜有負了愚妹的一片初心。但想薛飛霞受屈情真，此番被姓文的劫了出監，不知作何處置，因此放心不下，一路偵訪至此。不期恰與道姑相遇。不知道姑何故到此，現欲何往？」隱娘聽罷，含笑答道：「原來道姑與黃衫道長多已得了高足，真是令人可喜可賀。愚妹因遍歷江南並無人物，想起道姑同黃道長多在山左，不知有無會遇，故而雲遊到此。途中巧遇虬髯道長，從北直隸遇了一個姓文的人，別號雲龍，家住姑蘇城內。因此同他南下，順道尋訪人才。愚妹又想，道姑等或者尚在東省來回，虬髯道長又深有收文雲龍為徒之意，要使道姑等見人品，彼此商量，故又一同至此，暫寓棲霞山蓮花寺中。不料此間適出了薛飛霞的那樁冤案，雲龍動了義俠之心，因於昨晚親自探監，正是令高徒所見的那姓文之人。但是後來劫牢一事，卻與雲龍毫不相干，其間想來另有一人。不料官府不察，竟把這案移在他的身上，從早晨起挨戶搜查。愚妹等以事有可疑，特與虬道長及姓文的分路偵訪。愚妹適才途中遇見一人，夜行打扮，肩背尖刀，匆匆東去，甚是蹊蹺。所以尋至此間，見這女子死於血泊之中，不知是否飛霞。要想背回山去救他一命，且與雲龍認個明白。」紅線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不知棲霞山地方可還清靜，有無居民。愚妹雖與飛霞未謀一面，看這女子身著赭衣，諒來卻有幾分意思。倘然山邊居住人多，只怕背他回去反多不便，道姑尚須三思而行。」隱娘道：「若依道姑高見何如？」紅線道：「如依愚妹之意，不如竟往截雲山去小住幾時。此山四無居人，甚是幽靜。何況黃衫道長帶有金創起死回生妙丹，又在混元湖斬了白癩，得有癩髓神膏，正好施救這女子性命。然後道姑到棲霞山報信虬道長得知。請他迺與雲龍同到山中聚晤，又好使愚妹與黃道長見見姓文的人品武藝，選個吉日，虬道長就收他為徒，豈不是好。」隱娘聞言，連連點頭，回說：「道姑之言有理。俺們只顧講話，怕這女子受傷過久，救治為難，何不就此起身。」紅線說聲：「使得。」二仙俠遂手挽手兒出了廟門，各縱劍光竟奔截雲山而去。

不消片刻，已到山中，素雲見師尊同著一個道姑進來，背上背著一女子，雖是滿面血污，卻彷彿是飛霞模樣，急忙過來動問。紅線先令拜見過了隱娘，然後幫同把這女子卸下肩來，扶至上房，覓了一張涼牀眠下。始問素雲：「可知此女何人？」素雲答道：「這明明就是城武縣監中的冤妓薛飛霞，不知為怎這般狼狽？」隱娘聽得果是飛霞，心下大喜，遂把上項事略略告訴了一番，又把素雲看了又看，瞧了又瞧，深贊紅線眼力不錯，不枉了下一場。紅線略略謙遜幾句，又問素雲：「黃衫師伯與雷師兄如何不見，快去通報一聲，請師伯速取回生丹與癩髓膏來，好救飛霞還陽。」素雲道：「黃衫師伯與雷師兄因恩師下山過久不見回來，故向外間打探去了。回生丹與癩髓膏多在師伯身旁，這卻如何是好？」紅線沉吟了半晌，道：「若說那回生丹，當日臥虎營中你與雷師兄受了秦應龍毒彈之傷，師伯給我好些丹藥與你二人吞服，有餘下的現在身旁。惟癩髓膏須待你師伯回來，好得他在外間，諒來無甚耽擱，且把這回生丹服過再說。你快與他燙一壺熱酒過來。」素雲道：「酒卻廚房現有，待弟子就去燙來。」說著，回身自去。少停，就熱騰騰的拿了出來。紅線即向身邊取出丹藥。因飛霞牙關已閉，令隱娘設法敲開，紅線灌藥，素雲灌酒，吃了下去。約越一刻鐘時，尚無動靜。隱娘等只道無救，不免著慌。素雲看他死得慘然，不由不淚如泉湧。

恰好黃衫客與雷一鳴回山，隱娘大喜，彼此見面之下，且不去細敘寒暄，先把搭救飛霞的事略說一遍，急問：「有無救法？」黃衫客同至上房，仔細一看，見他面如金紙，頭額上泛出的血已如膿水一般，並不鮮膩，知道是未封傷口，血出過多，以致液枯髓竭。雖有靈丹妙藥，未能回過氣來。因令素雲動手，先把血液中間被燕子飛抹上的那些灰土，取手巾來揩抹淨了，即在自己身旁取出一大塊癩髓膏，叫素雲對準傷口與他敷上。果然甚是靈驗，霎時間血就止了，腹中回生丹的藥性本來已到多時，只要傷口一止，面龐就略略透了些血色出來。又約半刻時候，鼻邊微有氣息，眼珠也轉動了。黃衫客已知大事無妨，惟恐醒轉之時，圍著多人，說起話來不免勞頓，因囑素雲一人，小心伴守，待他醒時，略把細情告訴，且教他安心在此靜住幾時。自己與隱娘、紅線、一鳴等同到中廳。

因救飛霞要緊。一鳴尚未拜見隱娘，此時黃衫客命他見過了禮。隱娘看他生得虎頭豹額，氣象英雄，好不歡喜。黃衫客動問隱娘別後各事，隱娘照著回紅線的話，約略又述了一番，黃衫客始知原委。少頃，見天已過午，紅線慮文雲龍雖然英勇，此刻縣中訪拿緊急，未便任他獨自一人在外，倘有意外，豈不枉受官非，薛飛霞的前車可鑒。故此催促隱娘，作速接他們一同上山。隱娘點頭稱是，料著雲龍此刻必定回山，午膳不可再遲，又費尋覓，忙向紅線等告別起身，駕著劍光，迺回蓮花寺中。

果然雲龍因訪不出劫獄人的下落，先已回去，悶昏昏暖了一大壺酒，購了幾碟子菜，在那裡自斟自酌，要想午飯以後再去探訪。一見隱娘回來，急忙放下酒杯，立起身軀，上前動問。隱娘把上項事說了，又道：「古人說得好，『明哲保身』。此處終非久居之地，快些用過了飯，收拾上山為是。」雲龍聞言，又喜又驚。喜的是薛飛霞已經有了下落，驚的是官府不察，竟把這案犯認錯。雖然虛者自虛，實者自實。究竟晚間探監寄信也是干犯法紀的事。如今甄衛既不知悔悟，此間豈可存身，還是避開的妙。因此諾諾連聲，把杯中殘酒一飲而乾。餘下的也不喝了，吩咐寺中道童，取飯吃過，收去杯盤，給了數十兩紋銀，叫他交與住持老道，作為連日房飯之資。只說要到城中探親，央道童替把行李收拾收拾。其時已是未末申初，虬髯公也回來了。見雲龍在那裡整頓行裝，心下甚是疑惑。隱娘急忙附耳訴述一番，虬髯大喜。道童來說：「行李已經理好，不知要喚幾名腳夫？」隱娘暗想：「倘用腳夫挑送，不但路上為難，而且到截雲山去更是不便。」因說：「不必腳夫。我們只將應用東西自己取了幾件，餘下的暫寄寶山，明後再當著人來取。」道童聞言，答聲：「曉得。」不再問了。隱娘遂令雲龍但取了一隻小小衣箱與著防身寶劍，餘剩各物檢點明白，交與道童。道童接過，暫鎖房內，回身便送三人下山。出了寺門，虬髯公等說聲：「有勞。」那道童道聲：「慢請。」回身自去。

聶隱娘因文雲龍駕不得劍遁，此去截雲山路雖不多，無如肩背衣箱，又是個面生之人，只怕途中有人盤問，故與虬髯商議。虬髯公道：「這有何難。待俺駕起劍光，隱著他的身體就是。」隱娘道：「天不早了，不知薛飛霞此刻曾否甦醒？不知道長索性送文壯士一程，愚妹在後也駕劍遁相隨。彼此早些見面，早些放心，豈不甚妙？」虬髯公道，「聶道姑說得甚是。」遂將雲龍雙手握住，命他把兩眼緊閉，不可開視，即與隱娘一同掣出寶劍，臨風晃動。頃刻間起兩道寒光，如飛而去。雲龍初時只聽得耳朵邊呼呼風響，那兩隻腳起在空中，不由自主，好不怕人。誰知不多一刻，風已定了，腳也住了，明知早到山頭，方敢張目觀看，但見山峰數朵，高插雲霄，比棲霞山大不相同，暗喜：「仙家妙用，果是不凡。那峭道人雖曾問過姓名，他說姓仇，名善，看來必非等閒之人。將來若得拜他為師，也不枉了相隨數月。」心中想著，不知不覺已隨二仙到了中堂。黃衫客與紅線、雷一鳴等一齊起身出迎。虬髯公先命雲龍叩見紅線、黃衫、隱娘，又命與一鳴見過了禮，忙問：「飛霞現可醒轉？」紅線回說：「醒已多時，愚妹等俱已看

過他了，正在思念道長與文壯士，可請同至上房稍坐。」隱娘說聲：「使得。」眾仙俠遂一同來至上房。

白素雲陪著飛霞在牀沿上閒話，忽見隱娘等進來，慌忙起身迎接。又見文雲龍也已到了，雖然昨宵黑暗之中先經見過，究竟有些不好意思，要想迴避。紅線含笑說道：「文壯士日後終是一家之人，何須躲避，快來見個禮兒。」素雲見師尊如此吩咐，只得低著頭兒，向雲龍福了一福，口稱一聲：「文爺有禮。」雲龍退下數步，問虬髯公道：「此位是誰？」虬髯回說：「就是昨夜與你同時探監的白素雲小姐。」雲龍急忙還了一揖，叫了一聲：「小姐。」那薛飛霞睡在牀上，聽見有人進房，微開雙眼一望，見有一個道姑在內，諒必隱娘無疑。因急勉強掙著半截身子，口尊一聲：「仙姑在上，難女感蒙搭救，真乃再造之恩。只苦傷體未痊，不能行禮。」說罷，不由不淚如雨下。隱娘走至牀邊，回說：「薛小姐，休得過悲，調養身體為是。」飛霞回頭又向外邊一看，見尚有一個年老之人，生得虬髯碧眼，又一個年少的，生得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動問隱娘，知是虬髯、雲龍，先請虬髯見過，次與雲龍敘話，口口聲聲的說：「多蒙恩公垂憫，寄簡贈銀。如今反致累及，卻教難女如何答報？」雲龍道：「薛小姐，且免悲傷。俺先請問，那劫獄的可知究是何人，如何冒著俺的姓氏？」飛霞道：「提起此人，他說姓燕，名喚子飛，臨安人氏，看來是個江湖劇賊。恩公與眾位道長、仙姑有日得遇，還求拿住了他，一與恩公洗清劫獄之冤，二來也好使難女雪露筋祠內之恥。」雲龍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俺當謹記在心就是。」

說話之間，素雲已至廚下收拾晚膳，請眾仙俠至前廳用飯。虬髯公等遂各起身，重至廳中。一鳴與雲龍吃飯，黃衫客等略略用些酒果。席間，虬髯公要試試文雲龍的立品若何，因說：「文壯士，老夫有一句話要講。素知壯士英年未娶，中饋猶虛。可知《風》詩上說得好：『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』老夫看薛飛霞雖然是個妓女，卻生得容顏絕代，態度不凡。若嫁壯士為妻，豈非一樁美事，意欲待他傷痊之後，竟與壯士執柯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雲龍聞言，正色答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。俺文雲龍雖不是魯男子，也當做一個轟轟烈烈的丈夫。昨晚探監寄簡，出於一片俠腸，豈是那燕子飛大膽劫牢，實因慕色起意。此事斷難從命，尚望以後休提。」這幾句話說得虬髯公暗暗讚歎：「難得他少年老成，絕無邪念。」旁邊黃衫客聽了，也覺肅然起敬，遂決意要虬髯公收他為徒。又想虬髯方才那番打動的話，雖是要試雲龍之心，然薛飛霞若使果然配他為妻，正是天生一對佳偶。因接口道：「聽文壯士之言，果然正氣干霄，令人欽佩。但貧道也有一句言語，要與壯士商量，不知肯俯聽麼？」雲龍道：「黃道長有何見論，乞道其詳。」

黃衫客笑微微，舉手把虬髯公一指，說出一片話來。有分教：

絕技不妨同指授，仙緣還許兩和諧。

要知黃衫客畢竟說甚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